

清流

● 文学亮丽人生



26

ALIRAN JERNIH

KDN.PP6767/1/95●

1-11-1995●RM3.00

吹散了童话

这一季的风吹
吹得很美
美发长飘
飘向一首童谣
渐渐飘散
这一季的风吹
吹散了
童话
恶魔妖鬼张牙舞爪
狂风暴雨雷电交加
一位英俊的勇士
劈断一束长长的
发

◇ 兮子



殷切的期望



◇ 紫梦羚

《清流》自一九九零年三月六日创刊至今，已逾五载。

为了使这份健康的文艺刊物继续在‘顽石缝中吐芬芳’，挑起丰富民族文化重任，历任会长驼铃、田舟与郭绪益因经济难题而伤了几许的心神；数位主编陈有明、郑可达和岳衡等人，一方面既要为读者提供真正具有水准的佳作，一方面又要栽培新秀，煞费心思——多年的付出，无限的牺牲，可惜至今尚未得到令人振奋的回报。这一点，确实令我深感遗憾。

文艺道路如斯孤寂，朋友，请伸出援手扶我们一把吧！

善写作的，恳请你们拨笔助阵，掷下最扎实的作品，让《清流》百花奔放。

爱阅读的，请将《清流》注入亲戚朋友们的心目中，鼓励他们成为订户。这些热爱民族精神文化的好人，也许近在身边，也许远在他乡，即使只招到区区的两位订户，对我们也有莫大的帮助——积少成多，终将使《清流》摆脱亏损的困境。

几位有心人，五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的为《清流》促销，成绩斐然。他们甚至自掏腰包，将剩余的数本慨赠亲友，仁风义举，令人感铭五中。我们殷切的期望更多的读者向他们看齐。

你忍心让我们继续孤寂吗？

若不，现在就行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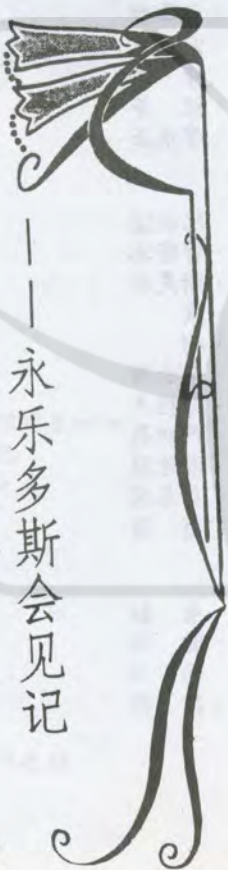
目	●
录	●

◇ 封面		
舞龙(摄影)	· 郑麒麟	
◇ 封底		
龙头与狮头的制作(摄影)	· 郑麒麟	
◇ 封二		
吹散了的童话	· 兮 子	
◇ 封底内页		
漫画	· 风清扬	
◇ 编辑手札		
殷切的期望	· 紫梦羚	1
◇ 评介		
我国文坛上一颗明星——	· 倪子仲	4
永乐多斯会见记		
富足的周昌万先生	· 有 明	7
不再奔驰	· 一 介	11
◇ 散文		
我的第一课	· 田 舟	15
肯动(外一章)	· 橡 章	19
匪夷所思	· 臻 杰	21
陪母亲看潮剧	· 黄顺来	24
棕园寄简	· 林 琼	27
我怎样踏上文学之路	· 小雁彬	33
妙用名言名句	· 先 鸣	35
外国作家来函	· 狄 狄	37
	· 水 菱	39

◇ 诗歌		
今夜梦醒	· 冯学良	40
股疯	· 成泽颖	41
童诗三则	· 宋飞龙	42
母爱	· 修 薇	43
老人与小孩	· 毅 苓	44
似	· 廖永正	45
◇ 文学蓓蕾		
孤儿	· 陈欣慎	46
谈华裔子弟对母语的忽视	· 曾密池	48
母亲节	· 谢灵泓	50
哭俊风	· 康	52
良师	· 彬	54
错、悔、改	· 韦云绮	56
把你想个过瘾	· 苏桂杰	58
新鸳鸯蝴蝶梦	· 严积昌	59
明天会更好	· 张子慧	60
父爱	· 莫春梅	61
弥补的伤痕	· 茵 茵	62
◇ 小说		
请你吃榴梿	· 朵 拉	
他可以信赖吗?	· 驼 铃	67
脚	· 雨 川	70
红色跑车的噩梦	· 掠 影	73
◇ 新书介绍		76
◇ 稿约· 订阅单		77
◇ 编委		78

我国文坛上一颗明星

——永乐多斯会见记



永乐多斯受邀在檳城紫云阁演讲，我慕名前往聆听。

当日下午七时半左右，她在友人陪伴下坐车前来，窈窕的身材，穿着枣红色的套装，配上黑色的丝袜，显得高贵大方，我走前去自我介绍。

由於演讲时间未到，紫云阁负责人忙着安排演讲会事宜，我权充主人在会客室接待这位贵宾。

在1987年我主编紫威阁特刊，曾获得她的同意，转载她的大作〈社会病态与道德重整〉一文，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当面道谢。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已整整过了八年，直到今天才有缘会晤，瞻仰她高贵文雅的风采。她常在南洋商报阅读我的教育论著，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

我说：“幸亏我命长，能活到七十岁以上，才能见到你。”

她微微一笑，看着我说：“倪先生，你的身体很好，你有练外丹功。”

◇倪子仲

我知道永乐正在马大攻读博士学位，顺便问起她的毕业论文。

她很随和地说：“我的论文主题是马来著作与华文媒介著作的比较，所以用马来文书写。”

我不觉大吃一惊，永乐女士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又获得美国密苏里州大学英文系硕士，精通中英文自不在话下。她擅长中文写作，是我国当前成名的女作家，如今要以马来文书写毕业论文，是否会感到别扭呢？

她毫不隐瞒地说：“用马来文写作相当吃力。我常以华文的思想语句演绎成马来文，结果不合马来人的口语，只好劳驾教授为我修正。”

“谁是您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由于我认识好几位马大中文系副教授，顺口问道。

“有两位教授负责指导，一位是马来教授，另一位是林长眉副教授。”

“我与林教授有一面之缘，她

是我们龙岩同乡，我熟悉林教授的年老父母亲，他们都住在檳城。”我很高兴地滔滔不绝地讲。

我暗暗欣喜，有这么一位女同乡，高踞学术巅峰，如今有缘收容成名的作家作为博士学生，林教授该引以为荣。

我们的话题又转向她的孩子的教育问题。

她很轻松坦率地说：“我並不严厉管教儿女，对他们的学业成绩也不要求太高，让他们顺其自然地发展，培养自动自发的精神。”这正符合她一贯爱的教育精神，我深信她的儿女会成大器的。

她在〈教育的意义〉一文中认为：“每个人天赋资质不同，尽力而为就好，在我父亲眼中，做一个孝顺父母，友爱兄妹，懂得尊敬，知道欣赏的好人，这比一个只会读书的好学生来得重要。”

永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做个有人性的人，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这真是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深思。

当晚，永乐女士演讲的题目是《回教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她是位虔诚的回教徒，生长在美好的回教家庭中，耳濡目染，对回教历史和教义，自然知之甚详，而且奉行教义，陶冶优秀品德，她又在台湾受教育，熟读儒家学说，融合回两家思想成一体，塑造她崇高的理想、高贵文雅的风度，她该是主讲这一课题最适当的人选。

她的演讲并不激动，也不卖弄文学辞藻，娓娓道来，清晰动听，句句打进听众心房，正如清溪水缓缓地流着，不疾不徐，不含泥沙杂质，珠圆玉润，声音清晰，态度温柔安祥，似春风轻拂着听众的身心。

这一场动人的演讲予以听众新的知识，新的启示，鼓励听众探讨回教义和儒家思想。

“永乐多斯”的含意是“天上的星星”，这是多么美丽的名字啊！配合她散发出来温馨的爱心爱家人爱人类的爱心，我写下一首小诗，以示敬意。

天上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爱的光辉抚慰着大地万物

陪伴着贫苦人民

度过漫长的黑夜。

躺在母亲怀抱的孩子们

细数着美丽的星星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

.....

安祥地进入梦乡了。

最近永乐女士来信说：“我的博士论文已经通过，大概八月中举行毕业典礼”我为她学术上高度的成就而欢呼庆贺！数年来，她闭门潜修，推辞了许多世俗应酬，放慢了写作的步伐，锲而不舍地攀登学术高峰，终于成功了。她是我国文坛上一颗明星，这正吻合先知穆罕默德的训言：“信士要传授知识、发扬文化，留下优秀子孙，遗下利人的著作，即是永垂不朽的善功。”

富足的周昌万先生



◇有明

假如你对各种盆栽有兴趣，但对栽培方法不够深入，那最好是向周昌万先生请教，必有意想不到的好收获。他对盆栽经有数十年深厚经验和心得。他每天除了到银行工作和打球之外，剩下的时间则全部留在家中为各种盆栽修修剪剪，搬上搬下或是摆这摆那。盆景在他眼中是无价之宝，每一棵都注入了他的心血和精力。他对着自己的精心结晶品产生希望和满足。他培育的精心杰作参赛多能得奖，是吡叻州最勤最有魄力培育盆景的奇杰。

周昌万先生每天都集中精神将自己的意念和感情灌注在他心爱的盆景里。搞盆栽艺术需要大量的金钱，例如名贵的陶瓷盆以及肥料用具等等费用。一棵培育得相当称心的名种，若是没有名贵的瓷盆配衬，那可真逊色，名贵的牡丹，怎能欠缺绿叶呢？当我和崔冰去拜访周昌万先生时，他非常乐意地为我们详细解释各门各类的盆栽方法，说过很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味的話。例如：有位客人探问某一盆的价格时，当他一开价，客人则会说：“十分昂贵”。周昌万先生说：“门外汉，完全不懂得欣赏盆栽的美在那儿！”

“我从来不和客人讨价还价。”

“有意者，自然会出高价。”

“我这儿有很多非卖品”

“自己喜欢的盆景，就算价钱高，也是舍不得卖出的，因为日后再也种不出一模一样的品种。”

“只要某某人懂得欣赏我的盆景，就算价钱稍低，我也会出让。”

“很多人家产百万，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些心血盆栽。”

周昌万先生的盆栽多得令我们陶醉，美姿万千，盆盆都是杰作，盆盆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只要对着他的盆景逐一仔细欣赏，则会领略出种种心意和滋味，心里真是舍不得离开。观看那万千美态，品赏那千般气势，真个是千盆竞秀碧绿层叠。单看盆栽树身的造形，百种盆栽有百种美的形态。盆栽令人喜爱全在於它们有质朴淡雅的风味和富有山野自然气息。

周昌万先生同时告诉我们，盆



栽是不许有杂草蔓生，以伤雅意，施肥时间和数量也得注意，並要特別留意根的腐爛和虫害，澆水是盆栽的重要工作。盆的种类和形状搭配是一门非常讲究的学问。平日对枝桠的修剪和管理都得细心兼有耐性。还得学割切和接桠接穗的种种方法，对枝桠的配置，树干的矫正和改造都要有巧妙的手法使枝桠下垂伸展成美姿，也得费一番心思。要如何让露根呈现雄姿美态，也得精心设想。要是可以随心所欲，则是最有满足感的表现。没有认真把精神心思放在盆栽里是不会领略其中的乐趣与奥妙。

周昌万先生可真富足，他除了懂得培育欣赏盆栽同时也懂得捡石、养石和赏石的奇门学问。他对灵石的赏识经有好多年了，只要让他看上一块雅石，他会出高价买回。他拥有无数神奇美观的雅石，堪称得上是吡叻州雅石收藏家。

记得那天我和崔冰拜访他时，是美好的黄昏，我们乐在美哉、妙哉及奇哉的盆景园中，接着是发现了屋外、屋后和屋的两旁都是奇奥奇美的雅石。我们惊叹雅石种类繁多，惊觉那新村屋竟会收藏这么多

奇美的雅石。

我们的惊异，引起周先生的兴致，他得意地说：“不奇怪，请到室内参观！”这时已天暗，周先生把屋子的灯光都开得明亮，他把我们引进一间收藏室。这回我们果真大开眼界，彷彿入石林世界，石林奇景即在眼前的喜跃，可真永远忘不了。

周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雅石全是天然的，完全没有经过人工琢磨或雕塑，这样才能保存其自然美，才会有价值

“假日闲暇，我会随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到石林去寻找自己心爱的灵石，有些是出高价买回来的。”

“不知周先生什么时候会开一个雅石展览会？”我和崔冰都希望有更多朋友可看到雅石奇观，所以急着探问。

“目前仍不容易办到，要租借礼堂和工人搬运及啰哩运载都需昂贵费用。”

“加上搬运时也得留心监督，



▲经过扭曲，特别培植的宝巾花盆栽。

稍有损坏，则失掉其价值。”周先生和我们谈了很多内心话，都是回味无穷的。

室内的奇石美得令人陶醉，有些石块长得顶像各种动物，有些却真像植物，像人形的也很多。雅石的美可真多样化，色泽光滑得多可爱，自然雄伟气势令人赞叹。据说玩赏的雅石分溪石、山石和海石三大类，其他如化石和钟乳石等也是玩石者所爱。爱石玩石可培养高雅的情致。

我和崔冰与周昌万先生握别，在回家途中，余兴未了，一路上仍谈着周先生的盆景和雅石，不知不觉都感到富足得多，能学学周先生那般热爱盆栽和雅石定会乐趣无穷。学他钟爱雅石，意竟摆设，挥洒自如，无尽石情；学他勤于栽培，巧思妙手，盆景万千，做个真正与众不同的雅士多好。

不再奔驰



◇一介

这天，内子放工后比平日迟回，一问原来是与同事们赶到太平医院，探看中风的司机再纳阿比丁。

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再纳，竟然遭此横祸，唉！

矮矮胖胖的身材，为人随和，脸上常带笑容。再纳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了。我也想起另一位司机洛曼的遭遇……

再纳原是莫珍歪政府诊疗所的司机。前几年，如果提起莫珍歪，相信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地方，可是自从它大搞美化环境运动、荣获全国新村美化竞赛第一名后，可就名闻遐迩了！

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该诊疗所的宿舍内，和再纳一家共处了好几年。他是警察的儿子，自小随着父亲的调任，四处为家，几乎不知故乡是何处。他的兄弟们，都以良好的学业成绩，毕业后进入政府的民事服务部门当官了，惟有他，书读不成，只能当一名司机。

同样的家庭背景，子女们的际遇却不尽相同。再纳对自己早年懒散深

感后悔，然而，事已至此，又有何法？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

他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因为家庭成员少，全家仅得三人，开销不大，所以手头还算充裕，比起那个儿女成群的园丁索比亚，日子好过得多啦！索比亚在经济拮据时，得四处寻找野生的木薯瓜果，配以甜甜的咖啡乌，给儿女们充饥！

那时，我家的窗口，正遥对诊疗所的停车场。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常常在下午四时左右，再纳驾着那辆“连路华”，呜呜呜由公路上直奔停车场，把出外工作或开会的护士们载回诊疗所，意味着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了。日日，月月，年年，就这样过了几年！

儿子小学快毕业了，莫珍歪没有中学，他为了方便孩子唸书，便答应班台政府诊疗所司机洛曼的要求，互相对换工作地点。

几年后我获悉，他的独子，无心向学，不能向伯父叔父辈看齐，唸到中五，就和所认识的马来人，出海捕鱼去了。

班台是个渔乡，渔业是该地的经济命脉，操捕鱼业者甚多，想不到儿子居然“入乡随俗”，再纳感到满不是味道，尝到了希望的幻灭……

洛曼也是矮胖的身材，但和再纳相比，却结实得多，孔武有力。

他来自纯粹马来人地域的波达（Bota），年轻时性情火爆，打架伤人是寻常事。

来到莫珍歪时的他，却已收敛多了，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简直已脱胎换骨啦。那是受到太太的影响。

他的太太诺姬雅，斯文清秀，当时是我们群贤学校的初级书记，别人升为普通书记了，诺姬雅却无福气享受。

洛曼对我说：他每次与人动粗，太太并不呵责，却不言不语，独自流泪。

“真是怕了她！”洛曼说。

以柔克刚，获得全胜。

交往久了，发现他是血性汉子，吃软不吃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

不幸的事降临洛曼一家。诺姬雅经常患病，长期医疗后检验出是肾脏功能衰竭，必须换肾才能保住性命。

洛曼那残旧的黄色甲虫车，从此扑扑风尘奔驰于莫珍歪一波达—吉隆坡之间。

诺姬雅获得母亲捐献一个肾脏，便在吉隆坡医院作移植手术。

手术顺利完成，初期也平安无事，不料后来却出现器官排斥的现象，经过几番折腾，诺姬雅终于离开人间！

那年，他最大的女儿，约有十四五岁，另有三个较小的。

所幸诺姬雅逝世前一两年，有向政府贷款，在爱大华埠买了一间单层排屋，算是有些遗产，人死后不必付款了。

我们离开莫珍歪后，洛曼也调

到这儿的灭蚊部间当司机，有几次在他喷射灭蚊剂时遇到他。

他中年丧妻，“公鸡带小鸡”，景况当然可怜！自告奋勇，要为他做媒再娶的倒不少，合适的对象也有了，大女儿知道后，却伤心流泪，连说：“爸爸忘记了妈妈”，不吃不睡，洛曼惟有作罢。

又是以柔克刚的例子。

前年十月底，突然听到噩耗：洛曼夜间乘电单车出外，竟撞到一辆停泊路旁的罗哩，立时魂归天国！

再纳和洛曼，都以驾车为职业，穷年累月在公路上赶路，如今，却已不再奔驰！

我仍记得：在诺姬雅病重期间，我一听到洛曼开车，那辆老迈的甲虫车，不断发出呜呜呜、扑扑扑的声响，就知道他又要载妻子到吉隆坡医院了，遥遥数百里，那辆老爷车能胜任愉快吗？懂得“车性”的他，出发之前，不能不再三检查引擎，免得半途抛锚！

再纳呜呜呜的把“连路华”驶回停车房的情形，也历历在自……

人事无常，造化弄人。

再纳阿比丁，祝你早日康复！

安息吧，洛曼！



语录

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
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
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
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邹韬奋

我的第一课



◇ 田舟

1959年7月间，那时我刚离校不久，升学无望，为了减轻父母肩上那沉重的生活担子，我急欲谋一差事。经友人推荐，我到峇眼巴硕渔村的公立醒民学校去接替他离职后所留下的空缺。

峇眼巴硕渔村离开下霹雳县首府安顺大约二十五英里。在当时，由於交通不便，被看作是一个偏远的渔村。

和当时长校的曾校长联络上之后，一个下午，我提着简单的包袱，来到峇眼巴硕渔村，开始我教学生涯的第一课。……

一座长方形的木板浮脚楼，以屏风将还算宽敞的空间分隔为两间教室；另一教室则借用神庙的酬神戏台。三间教室，里面紧密的排列着陈旧的双人共用的长橙长桌，各挂着一块黑板。这，便是学习场所的全部设施。

学生大约八九十人；除了五年级，一至四年级合班上课。学生修完五年级，如欲继续深造，便得到附近其他有六年级的学校去。

其实，当年这里的儿童，有些升上了五年级，上了几个月课，或学年

快要结束前的一两个月，便无缘无故的在课室里失踪了。打听之下，原来已另谋发展，到海上“深造”去了。有时，某处发现蚶苗，他们之中有些也会暂时放下书包，缺课一两个星期，随父母去捞取蚶苗，帮补生计。

曾校长和我在黄昏时候，都有到村外去散步的习惯。经过村子时，偶而也顺道和“失踪”学生的家长打打交道，也算是家庭访问，希望藉此把这些小傢伙，劝回课堂里来。

演酬神戏的日子是学生们的学习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刻，也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刻。每年有两回酬神戏；一次是小规模的，演“布袋戏”；另一次是请戏班子，大锣大鼓，日夜各演一场。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常常不交作业，缺席，上课打瞌睡，懒懒散散的，而当戏台上传来“咚咚锵，咚咚锵……”的锣声时，他们精神为之一振，一颗小心灵早已飞翔在神庙戏台的周围，和许多成年人一样，沉浸在那节日的气氛里。

多少个夜晚，夜深了，我躺在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上，让那节日的锣鼓声装饰我年青的梦。……

教员宿舍就在教室的隔邻，隔着一道窄窄的通道。所谓宿舍，就是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里面铺着一张容得下两人躺睡的木板床，剩下的空间，放了两张藤椅，两张学生课桌。这就是我和另一位同事作息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办公、用膳、休息及睡觉。

近年，我国政府不是在鼓励官员们尽量避免在休息时间出外用膳或喝茶，以充分利用工作时间吗？看来，我们早就在这偏远的渔村实行了！

有好几次，一觉醒来，四处还是一片漆黑，听到地板下水声淙淙，还怀疑自己是睡在船上呢！原来是涨潮时刻，海潮漫淹到学校这沼泽地带来了。偶而，还有水浪撞击的声音，那是“讨海”归来的渔船翻起的浪，夹杂着三几声呼喝。……

每次大潮过后，我最怕到戏台去上课。这时候，戏台下已是一片

黑色的泥泞，稀稀烂烂的，走在上面，一不小心便有滑个四脚朝天的危险。

这湿滑的泥泞，对那班小傢伙，根本没当一回事。他们赤了脚，老早已在戏台上等上课，同时，比手划脚，笑嘻嘻的，居高临下，在欣赏他们的老师，手扶“拐杖”，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朝戏台走去。不摔跤，已够狼狈，摔跤的话，实在不敢想像会有多尴尬！

村子里，比较幸运的是有自来水供应，不过却没有电流。比较后来我在彭亨州服务过的一些偏远地区要好多了。那些地方，食用天雨或井水，遇上旱季，水井乾涸了，还得到河里或溪涧去洗澡。

夜来了，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汽灯点亮，把蚊香点燃起来，然后开始我们的夜课，或批改作业，或阅读书报，或写信……。这时，往往自窗外传来咖啡店里的麻将声，愈来愈清晰，直伴随我们进入梦乡。

这个在当年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渔村，除了靠渔船通过半港及其他

渡头与外头联系，另一条通道便是那条长约四英里的椰林芭径及紧依着芭径的那条大沟。

我来去都是利用这条芭径：每逢星期六中午放学后回家，或星期日下午回来渔村。多数时候是步行，偶而骑脚踏车。记忆中只有三几趟是乘搭收费的电单车或舢舨。

遇到雨季，或连场大雨之后，这条芭径便到处是积水的泥坑。不论是骑电单车或脚车，随时都有滑翻的危险；运气不好，还会摔进大沟里去。对于熟练的骑士，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曾经有好几次，我骑着借来的脚车，因为下过雨，路面湿滑，差点没摔进大沟里。

乘搭舢舨是逼不得已的事。一零吉的收费，对我这个每月只获取约一百三十零吉薪酬的人，实在是一种奢侈。然而，连场大雨，大沟的水已攀上岸来，将芭径吞噬了。已经“走投无路”，不搭舢舨也不行了。

平时这舢舨以运载货物为主，

虽也让人乘搭，然而因为是用桨来划，有时也用篙来撑，滑动缓慢，人们多数乘搭电单车。可是，在雨季里，看它在泛满雨水的大沟里缓缓前行的样子，却也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派。……

第二年，开学后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回到家里，接到被录取进入师训的函件。我回到学校，呈上了辞职信，向给我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的峇眼巴硕渔村告别。



肯动

(外一章)



◇ 橡章

讲不如行动，这是人们常说的。

是的，以前我也时常对人这么说，但是，自己却没有去行动。每一次答应朋友的事，回到家里就暂搁在一旁，渐渐忘得一干二净，等到朋友追问时，才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几个星期。

后来读到一则佛教小品，告诉我们，人生是无常的，明天后天生命都不断在变化，生命从来不曾静止过。是的，人生又有几个星期，又有多少个日月呢？如果今天不把握去做好一件事，人生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没有办或做好。从此以后，我在生活中，想到要办的事，一有空闲马上就做。我义务负责了文学刊物“清流”的发行工作，每期出版后，要寄出给几百个订户，从检查“清流”是否有装订错误，包扎，贴邮票到写地址；许多读者来画也得一一回复，虽然工作繁多琐碎，然而，只要肯即刻去做，一点一滴去做，一个人也能把工作办好的。相反的，如果今天等明天，明天又有其他的事跟着涌现，那么，那一天才能把一件事办好呢？朋友对我说：“橡章，你的办事能力很强。”我听了只有微笑，其实，我的办事能力並不好，不过，只要肯动，就能做好一些事了。

靠



我在贫穷的家里长大，是个穷家孩子。

父亲当年从中国南来，腰间只绑条裤带，乘坐小帆船，飘洋过海，来到这片胶林底下，靠一双手拉扯大我们兄弟姐妹九个。

在我九岁时，就到胶林去替妈妈抹胶杯，靠着自己的一双手和脚，去求生存。

我听人说：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但是，我半辈子了，不曾靠过任何人，只是靠自己一双手和脚。也许有人会说：你还不是靠着你的老板生活吗？然而，我总是觉得没有靠着老板生活，老板也不会让我去靠他，理由简单，因为我不是老板的皇亲国戚，我用一双手去为老板赚钱，老板给我应有的酬劳（有的老板却不给合理的酬劳）。相反的，如果我的一双手不尽力去为老板工作，老板就可能开除我或另计酬劳了。

我半辈子靠自己一双手脚，拼命去做，拼命把血汗流，生活就是这样过着，虽然日子清苦，不过还算是活得轻松愉快。

征文《我怎样踏上文学/艺术之路》

匪夷所思



◇ 臻杰

我到底如何与文学结缘，这是匪夷所思的。也许是平日阅读了太多的文艺书籍，也想东施效颦，学学前辈的风雅，写文章投稿，过过爬格子的瘾。

当然师长的教诲与薰陶，是功不可没的。记得初中一的华文导师苏健文，是个标准的书呆子，常常在授课半途暂停，在黑板上写诗，然后摇头摆脑，吟诵所作的诗，又和我们这群乳臭未乾的小子，讨论诗的遣词用句，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一首《培元颂》给我印象最深，时至今日，我仍不能忘记：

我金保，中小学，培元育智高。
奇峰耸，叱江横，山川形势雄。
朔创立，在民国，初年岁月春。
日陷期，遭浩劫，教学尽废顿。
规复后，渐扩充，根基乃愈稳。
喜多士，同心力，新校庆庇荫。
学不厌，诲不倦，善诱教谆谆。
真善美，校训从，万世业永隆。

初中二时的华文导师是马华文坛顶顶有名的文怀朗师，他往往在授课授到一半时，就失去踪影，我们还误会他泻肚子，去了厕所老半天。后来才查清楚，原来他躲回宿舍，大写其文章。我曾去窥探过他，给他赶了出来：“去！去！去！去！去叫他们自己温习！”事后他告诉我们，灵感来了，不赶快把它写下，就会失去其精粹。

我第一次知道他有投稿的习惯，是在南洋商报读到 he 发表的诗歌：

梦中之歌

——梦中得句寄友

你弹琴，
让我来歌唱。

我们喫的是面包皮，
而想要把生命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生活在沙漠里，
而狂放不羁有如怒马奔驰。

这里没有和煦的春风吹，
一股闷热逼迫人们把头低垂；
夜莺已经失掉了踪跡，
枝头啼着的是子规。

听着一声声“不如归去”的歌

词，

你问我动不动归思；
我说我是一位永远的旅客，
从来没有梦想到归期。

我的手里拿着一只地球仪，
想要在这世界里找寻灵芝；
我半生都在唱着生命的哀歌，
梦想为人类垦辟一座瑶池。

记得当时我曾问他，《梦中之歌》的稿酬多少，他只笑笑不答。他随手从桌面上拿起一叠稿纸给我，並鼓励我投稿。那时我除了投稿学校壁报之外，那有勇气做这个尝试。可是在老师的善诱下，投稿欲最终突破了懦弱、害怕的心理障碍，第一篇稿《童年生活的回忆》就在学生周报《拓垦》版发表，这激起我的勇气。第二篇《求学》发表在南洋商报《学生界》，於是写稿投就好崩堤的江河，滚滚而来，诗歌、散文、生活故事在各报刊的学生园地佈满了点点滴滴。记忆中有学生周报的《拓垦》，《诗之页》，《椰雨》，《种籽》，《汇流》，《小雨点》，《新月》；星洲日报的《学生界》、南洋商报的《学生界》；南方晚报的《绿洲》；钟声报的《青年

人)；虎报的〈新青年〉；台湾编印的学友〈学园〉；野风的〈青青的田园〉，〈小星星〉；香港编印的知识半月刊等文艺副刊园地都给我霸占一席版位。

台湾著名诗人田湜先生读了我的文稿，特来信给予鼓励，还把他新出版的诗集〈按摩女〉寄赠给我，这种激励，引发我的文艺写作的爱好，深深陷足不可自拔。

还好文艺的路途虽然荒凉佈满荆棘，但还不十分寂寞，我没有后悔有这个走向。



陪母亲看潮剧



◇ 黃顺来

当那阵喧天的锣鼓声从伯公庙传到我家的時候，如果我尚未冲凉吃饭，不必等待母亲的催促，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冲凉、吃饭、换衣，然后陪母亲看潮剧去。

母亲是个标准潮剧迷，而沉迷的程度，犹如现今那些哥儿姐儿们迷上刘德华、郭富城那样。每逢演酬神戏，她必定前往捧场，风雨不改，从开锣看到收鼓，毫不疲倦，看到紧张处，咀巴张成“o”字型，历久不变，往往要我从旁提醒她，她才惊觉失态，连忙把“o”字闭成“一”字。

母亲对潮剧的确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最令我反感的是她自己去沉迷也就算了，偏偏要拉我下水，陪她一起“沉”下去。

当年母亲六十多岁，身体健壮，说话声如洪钟，走路健步如飞，要去看戏，根本不必一个人左右跟随。她却偏偏要我陪她一起去。如果当年我只是八九岁的孩子，或者是十多岁的小伙子，跟母亲手拉手去看戏，我相信是一件最赏心惬意的事，坏就坏在当时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好命的都做了人家的父亲”了，而更糟的是，看戏时，母亲照例是坐在女界，整个女界，除了妇孺之外，我是唯一的大男人，偏偏我又长得牛高马大，坐在那

里，犹如鹤“坐”鸡群，成为众人注目焦点，许多异样的眼光不断向我投射过来，令我如坐针毡，窘迫不堪，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敢环顾四周，唯有仰首静观戏台，装出一副很专心看戏的样子，大概母亲察觉到我心中负荷着太多的难堪，于是她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对于那些纠缠不清的剧情，刀来剑往的场面，倒是略懂一二，偶尔被某些峰回路转的情节吸引住了，往往弄假成真，从假装集中精神观赏，变成真的集中精神观赏，我真担心，会跟母亲那样，进入忘我的境界，在不知不觉中，嘴巴也张成“o”字型，那时候，母子俩凑成两个“o”字，岂不笑死人？

渐渐地，令我尴尬腼腆的局面已改善，换句话说，人们已经见怪不怪，接受了我这个大男人陪母看戏的奇景。尽管如此，我仍然视陪母亲看戏为苦差，我不敢自诩是个大孝子，不过，从小到大我是很听母亲的话，纵然心中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我仍然一声不响，咬着牙根去完成陪母看戏的“任务”。偶尔我会找藉口逃避一下，譬如说不舒服、头疼、或者假装肚子疼，这时母亲就会放我一马。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硬硬要我陪她看戏，完全是“虚荣心”作祟。原来有很多人在背地里或当面以无限的羡慕口吻称赞她好命，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儿子，肯陪母亲看潮剧。母亲爱听“甜言蜜语”，被人家说得晕配配，我呢？母命难违，只好作出“牺牲”。

无可否认，这种大锣大鼓的戏剧，只有老阿伯、老阿婶才趋之若鹜，而年青的一群，却无法接受，每次演酬神戏，这些后生小子，有女朋友的就带女朋友去“戏棚脚”拍拖，没有女朋友的就约三两好友去凑热闹，有谁肯枯坐在那里从幕启到幕落，而我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有一件事，实在是料想不到，就是陪母亲看戏，竟然“陪”出“成绩”来，所谓“成绩”，就是培养出一份坚强的耐心，坐在那里，不论怎样的枯燥、乏味，我还是气不改、色不变地熬到剧终。就这样，慢慢地熬出了一份耐心和毅力，而这份耐心和毅力令我毕身受用不尽，这是我应该感激母亲的。

后来潮剧拍成电影，流行一时，

最著名的是香港新天彩潮剧团所拍成的电影，每套都大受欢迎。时至今日，我仍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年那些脍炙人口的剧名，例如：《刘明珠三审玉芝兰》（方巧玉主演）、《莲香戏鞋》（丁楚翹主演）、《白骨美人》（曾珊凤主演）、《一门三进士》（陈楚蕙、方巧玉主演）……，对于这些潮剧，我甚至还能哼它几句呢！

而今，往事只能回味，母亲早已离开人间多年，当年陪她看潮剧的“苦难”日子，如今却变成我这一生中最甜蜜、最难忘的回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是多么愿意再陪母亲坐在她身旁，一起观看薛丁山如何收樊梨花？孔明如何能借箭？三娘如何教子？当年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那温馨、甜蜜的时刻，如今，只有在午夜梦回，或孤单寂寞的时候，从回忆中，去缅怀、去撮拾、去追寻……



棕园寄简



◇ 林琼

XX文友：

寄赠大著《宝剑江湖》时事评论集已妥收，谢谢！来信也收阅，你说许多年前已从报章上读过我的作品，当时还以为我是一个“女作家”呢！说来也是的，的确有不少人把我当作女儿身。早期新加坡某文化机构致函给我时也称为“小姐”，还记得五十年代香港有个演技派的电影演员刘琼吗？我这个大男人当然比不上他的出色，不过，我倒是比他更“穷”得可怜。

收到书后立即展读前言《存在于时间以外的对话》，题目已经够有意思了，内容佳，文笔好，让内人也一读后，她连声讚好。你在书前说：

只想记录下

一时一地一族一我的

感伤与挣扎

省思与追求

风过也留痕

我读后想告诉你：只想听你说，一时一地一族一你的感怀与追求、省思与挣扎，听过也留声。诚如你的《后记》所说的：“并非完全不值得写”。虽说时事评论文章不易写更不易讨好，犹如走在钢丝上，偏又多风多雨，不过，说时事评论毫无影响力也不尽然。我想，你就是抱着这个想法而开始写你的时事评论文章吧？

写文艺评论似乎也如此，对其优点加以评论，被评者满心欢喜，若对其缺点加以指正，被评者大多不服。于是引来“笔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是争得一席版位或地盘，将会战得天昏地暗，没完没了。写文艺评论的文章能够令人信服心服的，几乎不多；即使你写得自认为十分中肯的，也很难令被评者折服的。人各有志，人各有自尊，很难虚心求教。难怪“评论界”很难发挥最大的力量，而写评论文章的评论家也难以产生，这就是我们这儿的文坛现况，你说不？

还是让我向你报导一些新书的出版概况吧！作为文学的史料也罢，作为我写这些“寄简”的目的也行。

《寒川文艺纵横谈》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岛屿文化社出版，列为《岛屿丛书之十八》，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谈诗、论诗，第二辑《十年灯下谈百书》，第三辑《七洲洋外的诗坛》第四辑《新华诗坛纵横谈》。书前有印尼黄东平的《序》，书后有作者的《后记》与《文学之旅画页》。黄东平的序中说：“从新加坡眼前诗坛出发，寒川君这本书的论点无疑是中肯的、切时的、有助益的。”

有明的《旧情浓浓》散文集，在书前刊有序文五篇，执笔者是：张毅之、岳衡、缪进新、子宁、碧枝。赠书画六幅，作者是：任雨农、张韵山、叶兆熊、张英杰、陈良钟、黄磬溪。书后有《后记》及十数篇附录文字，执笔者有：駝铃、顾湘、钦鸿、吴老师、唐林、世平、碧枝、袁为良、薛明立、袁慧晶、袁为成、袁为成、袁小慧等。我有一篇《陈有明的〈温暖〉与〈还是要战〉》，原先发表于大

马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副刊，也被附录于书中。作者在后记中说：“书名《旧情浓浓》正牢牢地串着各方面的种种情谊，串串心意，实可与日月共长存，共永恒。”

《第一道曙光》是吡叻州十一位作家的合集，由艺青出版社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初版。这十一位作家是：驼铃、翠园、看看、章钦、潇枫、子宁、草风、怀冰、紫梦铃、荷凡、许心伦。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书前有翠园的《写在前面》，书后有潇枫的《编后琐语》。潇枫说：“《第一道曙光》是收在这本合集里其中一篇的作品。我们选择这个篇题作为书名，是因为它的含义比较适合作为我们第一本合作的书名而已。”

荷凡的《近打河畔水悠悠》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由艺青出版社出版，内收散文五篇，游记两篇，小说四篇。书前有翠园的《序言》与潇枫的《序诗》，书后有作者的《后记》与附录潘亚瞰的《比翼双飞的云游文字》评介文字。潇枫的序诗中有这么一节诗：

四十多载携手扬帆

宛如流水行云

你那清秀的芳颜

已蜕变为绰约风韵

潇枫是荷凡的夫婿，这首序诗表面是讴歌近打河畔水悠悠，暗地里隐喻他们俩的夫妇情深，潇潇风情化为春泥落花，携手扬帆是他们最初的目标。

岳衡的《文字知己》杂文集在一九九五年三月由吡叻文艺研究会出版，列为《清流文丛之二》，内收八十篇杂文，书前有《自序》。岳衡是现任《清流》文艺刊物的主编，自八九年开始，他断断续续地写下不少杂感性质的文章，在报章上发表，这本文集里的作品，应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虽不分辑，但可看出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有关读书与写作的随想录，二是杂谈时事与人物，三是对政教名人的观感杂想。

流苏的《真心如我》散文集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大地文化事业公司联合出版，列为《绿林文学丛书之六》，书前有黄孟文的《总序》书后有作者的

后记《真心话》。内容分为五辑，即一生守候、情深往事、记忆上锁、山重水复、真心如我。作者流苏原名刘碧娟，一九八八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获文学荣誉学位，担任初级学院教师。在这之前，她曾于一九九一年二月由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出版第一本书《人生是花》，列为《华初文丛之三十四》。流苏是新一代女作者，是新华文坛的生力军与接班人。

黄孟文主编的《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由台北圆山扶轮社、星岛狮城扶轮社、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出版，内收二十八篇作品，包括谢惠平的《认真面具》（第一奖）、刘育龙的《最后的银河列车》（第二奖）、陈仰庄的《有特色的酒馆》（第三奖）以及林惠洲、张秀贞、汤梅芳、萧忠民、董志健、洪金春的佳作奖；同时也收入朵拉、沈鹰、潘碧华、刘育龙、宋飞龙、伍木、艾偶、韦铜雀、黄嘉豪、胡月宝、柏一、廷江、高崇玉、林宝玲、林惠洲、潘家福等人的入选奖作品。

爱薇主编、田思等著的《老爸，

您真行》，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由南马文艺研究会出版，列为《青年文丛》的一种，书前有两篇序，序一薛汕教授的《感情上的“不公”》序二谢武彰的《父亲的形象》。书后有爱薇的《编后话》，她说前曾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一本《与女儿的贴心话》后，引起各地读者的热烈反应，因此萌起再编一本由孩子来写老爸的文集。

《兰艾集》是一本合集，由株巴辖文艺协会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书前有颜龙章的《序》与周庆芳的《题辞》，书后有林庆文的《编后话》，内收该会会员的各种体裁的作品，执笔者有：黄和缠、文欣、艾斯、沙乐夫、林洛人、林腾飞、佩韦、昔子、茗庄、柔剑、夏思霖、梅兰诗、舒颖、杨秀、靖祺、碧枝、郑快、刘立林、谢立娟、颜龙章、关凯胜、宁子。这本书的取名是取自黄和缠的词：“佩兰入室生柔气，悬艾临门纳吉祥。”此书的出版，未署承印的印务所，也未标明书价，想是“非卖品”。若不是艾斯（该会副秘书长）寄赠一册，我想我无法购自书肆。

黄今英的《游踪散记》在一九

九三年五月由东升出版社与热带出版社联合出版，内容分为五辑，即印尼苏北纪行、菲律宾吕宋行、旅台散记、神州一瞥、山东半岛去来。作者黄今英是写游记与考据的能手，他的游记除了描述各地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之外，对于史地背景的交待也十分清楚。在这之前他曾出版《新加坡古今读》（1977）与《马来西亚杂谈》（1981）。他是中学华文教师，毕业于前南大文学系。

李松的童话《彭亨河历险记》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由文化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本书内容对新马两国的华、巫、印三大民族的团结和友谊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因此作者李松决定再版。李松原名李金龙，是新加坡知名的中医师，擅长针灸，历任各医学团体的顾问。长风葛的诗集《穿上阳光》在一九九四年六月由中国武汉市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前孙玉石的序《放光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书后有作者的《后记》。内容分为七辑，即：根的成长篇、声之航程篇、黄泥小道篇、谈论与报导篇。前六辑皆为诗作，后一辑为谈诗论诗之评论文章。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诗集原已在一九八一年被‘写作人协会’的丛书评审委员会接纳，准备于隔年联合某书局出版。可是，后来与同时被接纳的几本书稿遭受同样的命运，胎死腹中，也就不了了之。十年来自己一直未有时间处理出版诗集的事，直到最近，才腾出一点干劲，回头来搞出版这本诗集的事宜。”从长风葛的这段话看来，可知我们的文坛上有不少类似的事件发生。别人如此，我也如此。与长风葛的同时，我的一本《文坛拾碎》的评介集，也是同时被接纳了，同时胎死腹中，不了了之，连原稿也取不回。

驼铃的《旋毛儿》译作，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列为《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二十七，书前有作者的出版前言《当年为何学翻译》。书内翻译了马来作家如：克里斯玛、东革华兰、阿兹兹哈智阿都拉、沙农阿默、阿默玛穆、奥斯曼吉兰丹、哈山阿里、巴哈鲁丁等人的作品。译者驼铃说他当年会尝试翻译马来作品，主要原因是他发现那些作品的乡土味，后来找机会出版，也是因为那份乡土情的存在。

看看的《胡须上的灵感》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由百汇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六十篇杂文。题目都点出要点，我很欣赏他的内容，也很喜欢他的题目，如：《老子之珠》、《香蕉哲学》、《出卖思想》、《纸上富贵》、《文化快餐》、《真假的奇幻》、《为女作家包装？》、《哀哉出书》等是。书前有《序》、他说：“事过多年，夜里思量，再翻阅一些旧作，隐约地刻划著作的心路历程。”这话一点也不假，诚如他所说的：“走过的路，永远有你的脚印。”

鲁迅先生不是也说过吗？“本来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在文艺的道路上，我们终会会见的。

匆匆祝好！

林琼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旬于棕园



征文《我怎样踏上文学/艺术之路》

我怎样踏上文学之路



◇ 小雁彬

在小学时代的我，特别喜欢阅读。在课余之暇，常开卷收益。但碍於认识的词汇有限，所以，有些连环图只看图片来猜测内容。当时家徒四壁，无零用钱花，更遑论买书报呢！要跟同学借书，有时还得看脸色，或是付出其他的代价。我最喜欢的〈儿童乐园〉与〈少年儿童〉，使我增广见闻及认识写作。

回想当年，曾为了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退书本给人，只好全神贯注地阅读到爱不释手，把饭烧焦，一些家务也暂且搁置一旁，结果换来了挨打与挨骂。内心虽有点难过，但为了精神粮食，再大的挫折与委屈也不足为惧。

上预备班时，我的小心灵中，已播下对文艺独钟的种子。曾托友人的哥哥寄一篇校内的作文去报馆，没期望发表，却得到意外的惊喜，领到两元的稿费真是欣喜若狂。

在中学时代，因没钱买食物，饥肠咕咕作响，只好去图书馆阅读杂志书刊，把书香当着食品的香味，聊以自慰。内心的热血在沸腾，似乎在痛诉六十年代的学生，生活何其困苦。总盼望在长大后，能够执笔，写自己及旁人怎样在血泪及汗水交织之下奋斗，努力奋斗，所以在无形中，鞭策

自己更爱这些文艺作品。

曾有一位华文老师，谓我是个可造之才，使我信心倍增，往这文艺之路前进。就算是荆棘满途，也绝不畏缩，决试破难关。

常在阅读的作品中，吸取其窍与精，以作自己的借鑑。创作的欲望在脑海中浮现，恨不得把自己过去的喜怒哀乐，未来的展望，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以舒泄内心的潜在压力。心想着在创作时的思维、见解与分析力，能得到编辑先生的青睐，以求提升自己的才华与人格修养。

当开始执教鞭时，偶尔也涂涂写写了几篇小品文，但寄出去，苦候了几个星期，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在灰心与失望之余，差点意志消沉，投笔从戎去了。但再沉思与考虑之下，还不罢休。一些作家也投篮好多次，最后才成功挤进所期望的版位。这种成果是最甜蜜的。在恍然大悟之下，我又习作了。结果我的“大作”被刊登了，是在中国报的醒目版，算是天大的喜讯。过后，我写得相当勤，竟然在南洋商报的商余版，偶尔也获发

表。去年又荣获全国〈德教征文比赛〉公开组优胜奖，使我雀跃万分。

希望的火花在燃烧，更坚定我对文艺的爱好。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好受。刚提笔时，灵感如泉水般涌出，过后，就似乎要干涸了。如果没有一种信念在支撑住，随时会垮下来，甚至半途而废。其中，免不了索尽枯肠，有江郎才尽之感。有时在迷茫与矛盾中，不知何去何从，只有靠恒心与忍耐功夫，才能完成一篇作品。对于某些题材，如没足够的人生经验与阅历，是弹不出曲调，写不出一个春天来。只有不断的努力，才能在文艺的道路上迈进。



妙用名言名句



◇ 先鸣

妙妙文友：

能有机会接读来信，算是我的福气，因为我又可多得一位倾吐内心话的朋友。只要妳高兴，可以写长信，也可以写短信给我。有兴致闲聊，有机会多写信，对身心都有益呢！我认为利用时间做有益的活动，使人不会觉得无聊。勤写信，可让“文笔”磨炼得更勤快。

妳问名言名句的用法，我认为要是懂得妙用名言名句，那可真是一生受用无穷，熟读默记名言名句，懂得其中奥妙，做什么事，都无往而不利。

我牢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我会有福气拜天下人为师，我可以学到要学和想学的东西。平日只要我抱着谦虚的态度，不耻下问，肯向他人请教，获益的是自己，得到充实的也是本身。

我常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名言来警惕自己，也把这句名言转赠予年轻的朋友，让彼此都可深一层去了解它真正的含义。不把坏的和不好的东西推到他人的身上，那是很好的美德。有美好的人格，才会令人尊敬，能修成处处顾及他人的感受，不作损人利己的坏事，方能无愧於人，

良心上永没污点，那是最安然舒适的。

妳所提的“人生的一切苦恼皆由欲念而来。”我们要是深入地领会它那宝贵意义，那真个是受用无穷。要知道不论我们的欲念是大是小，只要欲念一产生，则会有苦恼随之而来，妳能做到排除欲念吗？试试看，脑里不存任何欲念，心情会特别平静，人会活得特别快乐。注重修心养性的人，多认为四大皆空，远离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引诱，这样不是可以安然地过日子吗？要是欲念太多而又无法达到目的，结果只会遭受种种痛苦，害到精神永无安宁之日。

人与人相处，真要：“忍片刻烟消云散，让半步海阔天空”。何况经常将就忍让他人，亦是美德之一。平日看妳举止斯文，谈吐文雅，对待朋友都有忍让风度，这种好德行应要长久保持。

有名言说：“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能忍，则会产生无限勇气支持下去，以克服重重困难。遇上困难，可不要心急，应保持冷静，脑子才会想出妙策以应

付和解决难题，以使大局不乱，人心不惶，这是处事之道！善於运用“忍”与“静”的奥妙，对人对事定会得到美好的效果。

“竹因空受益，松以静延年”。懂得怎样修养静态是一门艺术学问。为人静心则专，静思则通，静居则安，静默则熟。人若是一天到晚吱吱喳喳、蹦蹦跳跳，不用心思考，做起事来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餘。我们再仔思地深思，竹常让人称为君子，有君子风度的人，定能谦恭待人，必肯谦虚向人学习，以求得益，自然充实了自身。妳明白这深奥的道理吗？

名言名句多出自人生经历。对名言肯用心深思，深切领会，善於妙用，真是受益无穷，得福不浅。

我虽然活上这把年纪，仍时时感到自身有不少弱点，故喜欢从书本上去寻找名人事，牢记名言名句，从中深思探讨，发现乐趣无穷，受益颇多。

祝

读书快乐

先鸣

(一) 来自中国作家 ——狄狄先生



《清流》全体同仁：

二十二期赠刊奉悉，感谢贵刊两次配发拙诗。

读罢郑可达先生《给马华写件人的一封公开信》，我感慨万千。贵刊在没有强大经济后盾的艰难情况下，以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大业为己任，苦心经营纯文学期刊，实在难能可贵。由此足可看出贵刊全体同仁高贵的文品和人品，以及最无私无畏的敬业精神。而在我们身边，这样的物事已不多见，社会被一层厚厚的铜锈盖着。

现今社会是否需要文学，这是一个令人迷茫的话题，作为一个由五千年璀璨文化浇灌而成的民族，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论它。但有一点，文学使我们隔海相识了。您们抱着异国国籍，却致力于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您们的文学活动可谓民族魂的体现，这是足予令我身边的诸多安于宁静的写作者汗颜至极的。

作为一位身处中国西南不发达地区的写作者，也许我与您们有着不同

的生活境遇，但我们对文学都是热心人。而且，大西南这群文朋诗友们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写作的热度并未因经济大潮冲击而势头稍减，我们同样在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尽职尽责。此外香港张诗剑先生、澳门陶里先生、台湾刘菲先生、菲律宾和权先生、泰国方思若先生、新加坡适民先生、美国严力先生、日本田原先生、英国陈伯良先生等，亦无时不在利用自己的报刊园地，致力于华文文学的发展。由此大可以看出，世华文学是有前景的。

贵刊的两期赠刊在我身边的文友中广为传阅，甚至传抄、复印。南洋热带海洋的气息，给中国文坛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尤其贵刊配发的诸多清新、隽永的文艺作品，更给予我们更多了解现代南洋的机会。我们十分希望通过贵刊，结识更多马华写作人。让我们携手共进，一起走向更遥远的路途。

衷心感谢驼铃、田舟、郭绪益诸位先生对文学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对中华与马华写作人文艺交流所做的一切。如果在中国大陆我能为《清流》做些什么，且请吩咐。

盼多联系！

狄狄顿首



(二) 来自新加新作家

——水菱女士



主编先生：

您好，由章钦寄来的第23期《清流》已收到，谢谢你们录用了我那篇作品：《画中天地日月长》，同时还加上精美的插图和语录。

《清流》的确越编越好 版面的设计的确清新，明快，留下空白令人阅读时感到舒畅而没有局迫的感觉。插图方面也非常有创意，制插图者居功不少，应加以表扬，同时也可在编委处印上他们的名字。

在封面方面，本人有一点意见：本人发现最近这两期的封面用横摆的方式，而书刊内页却是采用另一个方向排版，我们翻开书页时与封面的方向和内页的方向采取一致也许会更好，不知主编先生的感觉是否和我一样？

在六月里寄去的一篇作品《我怎样踏上文学之路》我想你们应该收到吧？随画寄上一篇小说《借名》。

祝

编务顺利

水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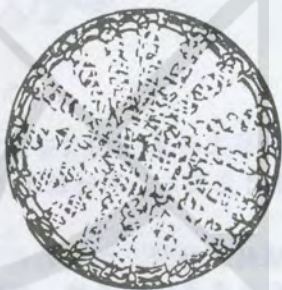
今夜梦醒

◇ 冯学良

拉著线 让风筝在天穹
飘荡 飘荡
突 飞来苍鹰
以雷霆之势
用利爪 扯断了线
拖著风筝 扬翼而去
我惊呼 惶然抽身坐起
原来 是一场
断了风筝线底童年梦

让初春的白雪
溶化在眼眶里
滴在檐前
滴在阶前
滴在无垠底旷野
泛滥成不能停竭底忧伤

雨 狠狠打在屋顶上
轰轰隆隆
在窗外 访我
像三十年前的无知
像现在的迷惘
忘了明日天涯何在
今夜惊人汗湿低梦魇
也只是在说明
人到三十 还是有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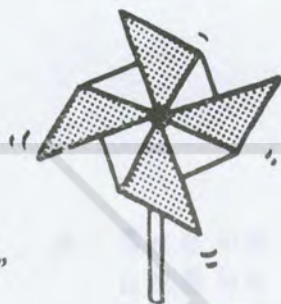


在漆黑吞噬底小斗室里
原来 我还需要
童年慰藉

推开窗 外边
雨 统摄了大地
伫立於梦与无梦之间
如有梦 我愿躺在童年摇篮里
无梦 夜只好是把刀 狠刺
心 只好泣血

◇ 成泽颖

股疯



繁忙的人
繁忙的机械
在不停地忙碌 操作
人人手里都拿着“大哥大”
说说今天的市价
谈谈明天的行情
而股票经纪却拼命的进货 卖货
十万八千甚至一百几亿的股市交易
使他们忙得喘不过气

股价的上落
可真令人看得胆跳心惊
那巨大的荧幕表
足以影响股市发烧友的情绪
有的不停在咒骂
有的却喜上眉梢
人群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令人喘不过气
唉！鳄鱼潭！
唉！
有的人把毕生储蓄都输得一干二净
有的人却赢得盘满钵满
成为暴发户

有的人为了两餐而在拼命工作
有的人却闲空在股市中留连忘返
股价的起落
可以影响股友的喜怒哀乐
难道这不是金钱在作怪吗

童詩三首

◇ 宋飞龙

(一) 荷包蛋

洒上一点黑生抽
下粥或配饭
它都那么香滑
那么可口
是穷苦的童年时
最好的一道菜

而我总是奇怪：
为什么叫荷包蛋呢？
是不是可以用来装钱呀？



(二) 糖果

糖果总是甜言蜜语
我认为它是我的好朋友
谁知它却偷偷地
偷偷地
把我的牙齿
出卖给牙医

(三) 树

风一来
树就笑了
笑得沙沙作响
枝叶乱摇
风，

到底跟树说了些什么俏皮话呢？

雨一来
树就哭了
哭得唏唏嗦嗦
枝叶乱颤
雨，

到底跟树说了些什么伤心话呢？



◇ 修薇

母爱

我 黑皮肤的手
白皮肤的手
黄皮肤的手

轻抚你，我的孩子
夜里闪烁的黄烛光是你
冬天燃烧的黑煤炭是你
天边飘荡的白风筝是你

我的孩子
你是我的光明我的温暖我的牵挂

妈妈的爱 没有尽头
没有边界
没有休止

在心里呼唤你呼唤你呼唤你呼唤你
我的孩子

爱你，吾儿



老人与小孩

◇ 毅 苓

门前老树下，
坐着老人与小孩。
老人对小孩说他的孩子都不在，
他们都不乖，
整天在国外，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奇怪不奇怪？

门前老树下，
坐着老人与小孩。
小孩对老人说他的父母不爱他，
他们都不乖，
每天都打他。
其实他并没做错事，
为何受惩罚？

门前老树下，
依然坐着老人与小孩。
他们都没错，
为何受如此对待？
究竟是孝义已消失，还是爱已消失，还是爱已不在？



◇ 廖永正

似



人生似

一个特大码的问号
一只不停前进的圆轮
一份没有答案的考题

家似

一个孵育生命的地方
一切情感的发源地
一个充满甜蜜回忆的地方

世界似

一个正邪相容的奇地
一粒东补西钉的圆球
一切知识的融合点

孤儿

安顺荷里美以美中学

◇ 陈欣慎



无论是春意盎然，百花争艳的春季；孕育丰收，炎炎盛暑的夏季；黄叶纷飞，秋虫聒耳的秋季及瑞雪纷纷的冬季，都是以孤寂、冷寞的心来渡过。一年复一年、一季复一季，不知何时这颗心才不再孤寂，不再冷寞……

呱呱堕地时，我就是个被弃的婴儿。曾经有许多关于我的传言、谣言，譬如：我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婴儿…我的母亲是未婚妈妈…我的母亲是人家的情妇……也因这些烦人的谣言，我经常遭受到别人的鄙视、毁谤、讥笑，他们认为我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自从出世，我不曾体会过温暖

和幸福的爱。爸、妈、家一对我，是三个陌生的字眼。报纸曾经为我寻父、寻母的启事刊登了一遍又一遍，但消息都是石沉大海。这也间接的告诉我：我所盼望着温暖、幸福的家庭；我所渴望着的母爱：我所欲望着的父爱，全部变成美丽的幻想而已！

在热心人士的协助下，我最终能像普通孩子一起上学。但我始终是个孤儿，我在别人的眼中是个来历不明的“怪人”。因而，同学们经常嘲笑我、欺负我。甚至老师、校长对我也另眼相看，经常轻视我。

当我生病时，唯有自己照顾自

己：当我遇到困难时，唯有自己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当我伤心时，唯有躲在一个角落哭泣，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当我高兴时，也仅是独个儿快乐。吃的、喝的，也须靠自己的双手去寻求。心中默想：也许这是孤儿的责任，孤儿的天职吧！

每当同学在谈论着他们如何渡过父母亲节时，我总是被搁置在一旁。有时，我会静悄悄地走去聆听他们讲着我这孤儿从未尝试过，父母对孩子的温馨、关怀。

心中尚有点希望——找回我的父母亲。我有点灵感，我的双亲还在人间。就是有点疑惑，为何他们要抛弃我？为何他们不要认领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

十分后悔投胎到这无情无义、无爱无亲的人间。我的灵魂始终走错了！我的灵魂始终选错了！但如今，我的后悔能使我不用再做个孤儿，不用再做别人眼中来历不明的野种吗？

孤儿，好难演的一个角色啊！



谈华裔子弟对母亲语的忽视



安顺荷里美以美中学

◇ 曾密池

随着科技的发展，华文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语文之一。许多领袖都认同华文在全球未来的日子里更显得多姿多彩，我国不少巫族家长已将子女们送入华校就读，这可明显地显示出华文的重要性。

反观华裔子弟之中，对于华文冷淡的态度，足以令人心寒。从每年高中会考成绩显示出华文水准低落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少华族同胞报考华文，有者甚至不懂华文华语，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其实，这该归罪于华人对母语的忽视。许多人认为会讲华语，略懂华文语法就已经足够了，这是极不明智的想法。不懂华文的人就好

比失了根的人，飘浮不定。外国人更是轻视那些皮黄肉白的香蕉人！付出了多年的心血学习华文，竟然如此轻言放弃华文，试想想，如今的华裔学生对华文是何等的忽视？

身为华人的我们，学习华文乃属我们必须履行的天职。我们必须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它；否则，我们将被异族同胞视为没有骨气，没有根源的人。届时，我们将无法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更甭谈什么“俯仰不愧于天地”了！

再看看当今年轻人令人汗颜的态度。长发披肩，终日无所事事，四处闲荡的社会败类，这何曾不是拜西方文化所赐呢？他们宁可“崇

拜”异族文化，不愿意浪子回头；宁愿背着欺祖背宗的罪名，放弃他们应尽的责任，对华文华语不屑一顾。难道说“事不关己，己不关心”的想法，已经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吗？

奉劝那些自认为是的华裔同胞，尽早落叶归根。失去华文就好比失去了灵魂一样。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和一个稻草人又有何区别呢？

趁现在华文水准尚未到达“灭亡”的厄运之前，希望各位迷途的羔羊步上正途。莫等一切已成了定局之后，才悔不当初，到时要补救华文华语便难如登天了！

语录

一字不识而有诗意者，得诗家真趣；
一偶不参而有禅味者，悟禅教玄机。
(菜根谭)



母亲节

安顺荷里国中

◇ 谢灵泓



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今年的母亲节又来临了，身为儿女的又忙着为各自的母亲庆祝“母亲节”。常听别人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到底这句话是否名副其实呢？我想，对许多人来说是千真万确，但也有小部份的人会否认这句话。其实，我也有少许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每个人拥有的母亲都是不一样，难道你敢说没有弃婴的母亲吗？没有无责任感的母亲吗？没有虐杀儿女的母亲吗？

今年的母亲节为我带来了蛮多的感慨，我觉得身为儿女的我们是有必要为母亲庆祝母亲节，不过我更觉得平时无时无刻地关心她才是

她真正的需要。假如平时我们有照顾她，那么有否为她庆祝母亲节已不再重要。有时候我想，母亲节的最终目的，是提醒孩子不该只是在过佳节时才孝顺母亲。

95年的母亲节是爸爸无法为奶奶庆祝母亲节的第一年，还记得去年母亲节时，奶奶正病倒在床上，她就是如此渡过了她最后一趟的母亲节。如今回想起来，奶奶是多么的伟大，一手把二男二女扶养成人，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此外，她也无怨无悔，无微不至地把孙子带大，直到他们都懂事、都明理，才悄悄地离开他们的身边。在孙子还来不及回报时，她已忍心地抛下他们，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奶奶生前，我时常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与她顶嘴，没好好的孝敬她，现在想起真的辜负了她的培育之恩。因此，特地在这里向她说：“阿婆，对不起”。我相信她一定会听到的。虽然奶奶已与世长辞，可是她的举止、话语及容貌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历久不忘。

1995年的母亲节给予了我无限的启示，它让我知晓应在妈妈有生之年孝顺她，无论她做错了什么，她仍然是我妈妈。希望在紧接下来的1996、1997、1998、1999……年的母亲节都能和妈妈携手渡过。

最后，愿母亲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哭俊风

培南独中

◇ 康



夜是这样静，灯是这样冷，小小的灵堂是这样的寂寞。我把玩着一条面巾，我哭了。我咬紧牙关，压抑了惨痛的情绪，我等待着，等待着你的回音，等待着静听你寂寞的回音。

我叫你你不应，我唤你你不语。

假使阴阳能通的话，我想你总会离开三宝洞，朝着我家的方向，踏进我的楼房来。我的房门，没有贴观音耶苏，也没有画神荼郁垒，你可敲敲门，要不然，只稍咳嗽一声就进来；或者不，和平常一样连通知都不，轻轻地、慢慢地踱进我房来。我们有多么稔熟的啊！稔熟的面孔、稔熟的声音、稔熟的脚步

和稔熟的情怀。而今，茫茫沧海，阴阳已隔，生死异路，稔熟亦成生疏，音容杳杳，只能在梦中追寻。

你有许多话没有交代，许多事没有完成。我不相信你肯这样放掉我们而去，我知道你是不愿死的。你这样年青，你有仇、你有恨、你有爱，你怎能就这样去呢？

但是，天意弄人，不幸的事件接二连三的向你袭击，而“宏才远志，厄于短年”的你却无法担当，终于撒手而去。你穿着灰色西装，盖着白色毛毯，放掉我们去了。你是坐车还是坐轿子去呢？阴司是多么遥远啊，我无法把你挽回。

你的灵前灯，我替你添油；路途荆棘，也是无法规避的，一路要使用的就尽管使用吧！阴间一样是势利的。我是你的朋友，生前不能帮助你，死后只能为你烧一叠纸钱，以尽我的微力。你生前曾有过的才华，一定会得到表扬的一天。

俊风，你去了！我仅能送你一程，赠你一束鲜花，和一颗淌血的心。望你勿过份悲伤，生前飘零，死后安息吧。你生前善良，死后必得宁静归宿。山城的三宝洞，今夜月色大概明朗！附近椰花散发着清香，正是野鬼踏步，游魂苦吟之时。初临其境，恐怕非你之伴！俊风！我哽咽，我为你的离去而痛惜，在痛定思痛后，我会这样的冥想，俊风……这个夜将尽时，你会否在清晨最美的时光，来敲响我倦睡的心，唤醒我对你的思念……



良师

◇ 彬



今天总觉得全身很虚脱，昏昏欲睡，真是疲惫不堪。好不容易才接到放学，在途中，只能吞下苦涩的口水。一回到家，急不及待地冲好凉，才想好好地休息一阵子，不经意地望向一叠叠的作业簿，愁绪填满心田，何时才能卸下这重担呢？搁在书架上的书报杂志，已尘封好久了，面对这种心力交瘁的教学生涯，常使我不能好好地支配时间。时常压抑着情绪，得个心肌绞痛症。

过后，才一躺下，就神游虚空了。甦醒时分已夜半三更，揉着惺忪的双眼，抖擞一下精神，就全神贯注地批改作业，唯恐明天不能分发。为人师表真不易啊！

走回时光隧道，我的良师的循循善诱精神，又活现在眼前。一年级的自然老师，她似慈母般地呵护我们。她常带我们去观赏大自然的景物，曾有一次，她千辛万苦地带一个棉花荚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师生之间的心灵像棉花般地纯朴无比。

三年级的级任杨老师，严肃的眼神，教学认真，令人望而生畏。曾有一次，我的脚趾被斧头割伤了，伤口不易复原，所以旷课了好几天。当我回校时，她显得有点儿伤心，一直嘘寒问暖，那爱心滋润我的幼小心灵，使我奋发图强，力求上进。

六年级的级任老师，启发及引导我们阅读的本能，以开拓知识的泉源。他常以童年的贫苦事迹来激励我们。毕业前夕的叮咛之声，犹在耳旁回响。

教地理的陈老师，手上提了一个大地图，就如数家珍似地介绍各国风土人情，对每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地讲，句句引人入胜，似乎带我们神游其中。

升上中学预备班后，最崇敬的该是徐老师，他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营造出充满趣味又和谐的学习气氛，希望我们能全神投入在知识的领域里。我的英文进步神速，偶尔在月考时，得到全班最高分时，他为了鼓励我们，常赠送一些书籍，我也曾被分到一本英汉字典、一本八用中文成语辞典和一本益智的书。从以前到现今，我都把这些书籍当至宝，它的确为我带来裨益及良效。想当年，家徒四壁，常无隔宿之粮，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地步，三餐都不继，更遑论买书。他那雪中送炭的行动，使我铭感肺腑，念念不忘他的仁心善举，恩师实难寻啊！翌年，当获知他没担任我们任何科目时，多么默然神伤，

泪儿往肚里吞，失魂落魄了好久。

教师的言行，实有一股无形及无法抵挡的薰陶作用，处处都发出启示，甚至引起模仿和共鸣，所以，为人师表者要慎於言行，让后辈们延续优良的德性。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重任。



错·悔·改



江沙崇华國中

◇ 韦云绮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只聆听到鸟儿归家时的鸣叫声。而我静躺在床上，提不起勇气去捻亮小灯，只因一个字使我再无勇气面对自己，我惧怕它。为何当初我会这样做？难道人总在觉悟时，才会醒觉自己的过错吗？请告诉我啊！

错，我恨死你。为什么你要这般折磨我？我要怎样去面对自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有谁来原谅我？有谁会给我机会来悔改呢？

在这漫漫长夜里，我深思要怎样才能弥补我的错。我曾经傻想去了断一生好了，再三思过，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错”字去毁了自己的一生，前面的路途长得很，因为这一点点儿的错走向死路，问自己到底值得吗？

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悔改。看开点让自己有悔改的机会，人生最大的心魔、敌人是自己，所以我们应战胜自己；要别人给你机会改过，不如让自己有悔改的机会。

我在责怪自己，我要告诉关心我的人，我错了，你们可原谅我吗？能给我有悔改的机会吗？但我没勇气告诉你们，因为我怕，怕你们不肯原谅我，而这时候的我，更加给错折磨到关在笼子里，不敢再面对所有人。我矛盾得很。

这时，我在这里想。如果一个人做错了，那有永远地错下去呢？没有！就算是没良知的人，到最后他都会反复地想起过去的错的。

我错了，不表示我永远都会重犯。做错了就不要畏惧逃避，应该补救自己的过错，好让自己有勇气在所有人的面前站起来。

如果还未尝过苦味的人，是不会领略到甜蜜的可爱；同样的，没有遭遇过错的折磨，怎能尝试到悔改后的快乐呢！虽然我做错了，但我告诉你们我会改，只要你们宽恕我的过错。我要抱着坚毅和勇气面对罪咎，踏在生命的旅程，向着过错挑战。

我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遍，心有如被针刺着，那个感觉就是很痛，我需要你们为我拔起，那我会

永远地牢记着你们的恩惠，因为我
是个有良知的人。



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
(陶行知)

—文学蓓蕾—

把你想个过瘾

江沙崇华国中

◇ 苏桂杰



校园里的黄花树又开始飘落一朵朵的小黄花。对黄花树特别喜爱，大概是因为它陪我渡过了童年，也见证了你我第一次的偶遇。

坐在草地上，将双手放到背后撑着身体，我开始想你。原来我已把许多时间花在功课上，几乎忘了遥远那一方，包括你。难得拥有一个悠闲的下午，正好用来想你。

虽然在机场的那一刻起，我已决定不再想你，可是心中的牵挂总是抹不去。闭上眼睛，仿佛你就在面前以深邃的眼眸望着我，推推眼镜对我笑。太久没见到你的背影、没听你的声音了，我不清楚你的近况，唯有从你的笔迹猜测你的心情！

来到这儿，我终于明白对你的感受。也许我不该跑到这儿来避开你；也许我应该留在你身边。但也许归也许，我还是离开了你。

昨天老师说了个笑话。他说有个傻瓜把钱包留在床上跑了出去，然后花了整天时间到处去找。当他又累又饿的回到家里时，看到钱包在床上，便说：“喂！你什么时候跑了回来？”我笑不出，因为我也是个傻瓜，我居然把心留在你那儿而不知道！唉，来到这儿只有想你的份儿……

《新鸳鸯蝴蝶梦》

昨日象那东流水，
离我远去不复返，岁月匆匆流去，
拥有的是白胡须，
失去的是白开水，
能不能掌握，
在您我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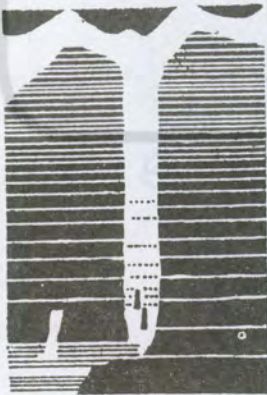
江沙崇华国中

◇ 严积昌

今日俗务乱我心，
多烦忧，
愁恨乘风归来，
愁自己身不由己，
恨自己不能幸福，
能不能改变，
在您我心中。

水更流抽刀断水，
愁更愁举杯消愁，
滚滚而来的红尘，
您我都难承，
忧愁是什么，
它占领我的心灵，
夺取我的梦，
能不能拥抱，
在您我思潮中。

人生短暂，
匆匆来，匆匆去，
只有那刹那永恒，
您说是吗？
真是无奈何！



明天会更好

江沙崇华国中

◇ 张子楚

有人说
对明天好陌生
有人说
对明天满怀信心
有人说
明天会更好
你说呢？

昨夜长风
经已凉飕飕地吹过
今早晨风
正缓缓地从天边吹起
明日暴风
会从何方掀起呢？

你我的昨天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我的今天
是你我的希望
你我的明天
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说
你我的明天会更好
因为
你我的明天是二零二零啊！



江沙崇华国中

父爱

◇ 莫春梅



我是你的黑眼睛的爸爸
蓝眼睛的爸爸
褐眼睛的爸爸

我的爱黑得像炭
蓝得像海
褐得像土

我的爱天路何方
天路何方天路何方我对你的爱

你是煤炭燃亮的火
可为我带来温暖与光亮
你是汹涌澎湃的海水
可以灌溉一片沙洲
你为我滋长一座美丽的花园
你使我快乐使我骄傲使我满足

唉 孩子啊
我的爱何止花钱排场如此简单

我的爱是无边无际 无怨无悔

弥补的伤痕

◇ 茵茵

离去，我不舍得。
留下，能吗？
内心深处一直在交战着。

依稀记得你曾说，
千万不要浪费那造物者所给予的恩赐，
发奋图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但，如今……
我已是个吸白粉的孩子，
前途已是黑漆漆的一片，我怕！
我是社会的败类！
我是个最坏最不听話的孩子！

妈…您在哪儿？
我要回头，你能扶我一把吗？
从这、坎坷的路，勇敢地站起来。

墓地，
一盏灯在我眼前不停地闪烁着，
我，看见一个熟愁又难以忘记的人影，
我，终于认出来是谁了！
是您，妈！

我问

您原谅我吗？您原谅我吗？

您没有回答我。

您却用行动向我表明一切。

您的怀抱仍然那么的温暖

直暖入我心扉

这一刻

我想说的，竟是：“这是真的吗？”



◇ 朵拉

请你吃榴梿

我每一次吃榴梿的时候，都要想起莫大华。

真奇怪，他一次都没有请我吃过榴梿，但是我每一次在吃的时候，都要想起他。

最近一次见到莫大华，是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

他穿很好质料的衣服，是特别定做的吧，手工看起来也是一流的。

他现在当然有这个条件。

我同他打招呼：“嗨，你好。”

“哈哈，好久不见了。”他大大力同我握手。

我有点感动。

很多人说，当一个人发达以后，他就不会认识从前的穷朋友了，但是莫大华他还认得我。

我正想同他继续说话，有个人走过来，是刚在股市上捞得风生水起的周明，他看见马上转头和周明



握手了。

周明不认识我。

这一点也不奇怪，在社会上，有名气有钱的人，很多人知道他，而他不知道别人，是正常的。

我看着莫大华的背影，就想起榴槿来了。

我不是买不起榴槿，市场上的价格还不算是贵的，一次也用不着买十粒或者八粒，两粒我都吃不完了。

莫大华曾经同我说过：“我开始种榴槿了，我的园有十亩地，收成的时候，不得了呵！我算过了。”

真的，他就是这样富起来了。

有人说：“榴槿是富人才种的水果，很少人是靠种榴槿富起来的。”

他在种榴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等我收成的时候，请你到我的园里来大吃一顿。”

我们的友情是不同的。

莫大华买榴槿苗的钱，是同我借的。

我看着莫大华从没有到有，从小屋住到大宅，从摩多车到马赛场。

他在收成的第一年，就把跟我借的钱还了给我，当然是不加利息的，凭我们的交情，若还计较利息，那真是对我们的友情的一份侮辱。我替他高兴。朋友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欢欣。

好朋友就应该是这样。

从那时开始，我等着到莫大华的榴槿园去吃榴槿。

听说他请了很多官员去吃，请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朋友去吃。

我知道终有一天他会来请我的，所以我一直在等。

我们的交情是不同的。

这时我听到莫大华对周明说：

“什么时候有空，到我的榴槤园来，最近有新的品种收成，香甜可口，肉厚子小，是干包，特别好的，这是专留给好朋友吃的，等你来呀。”



语录

你要获得成功和自由吗？如果你要，你就得为它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受苦和牺牲。

(贞特立·波斯)

他可以 信赖吗？

◇ 驼铃

不知为什么，对于我们的斗争前景，近来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然有一种不乐观的声音。这使我禁不住对我们的领袖的品德素质以及言行表现认真审视起来。他莫非真有什么不足之处，为何斗争了数十年，不但毫无进展，反而日趋式微。

为什么？他的辩才不是一流的么！词锋的犀利，思想的敏捷周密，在当今政坛上，似乎还没有人能出其右呢！他一旦发现那一位当权者有什么失误时，绝不会轻易放过攻击的机会。除了在外招待记者发表文告之外，在会议上他必定先来一番义正词严的痛陈其非，然后再以揶揄的口气质问对方为何不辞职谢罪。我实在佩服他的眼光和胆识，能看穿这些人的窝囊和恋栈权位。

唯一的意外是，目前对马华文学研究会老秘书钟奎的指责，竟然遭遇了挫折。对方简直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反击的直接与火爆，顿使会场鸦雀无声。我们的领袖的感受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却觉得仿佛被啐了一脸唾沫一般难堪。



我们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社会。因此，各种捍卫民族权益的组织或动动，我们都乐于参与。我们会在这个代表我族精神文明的机构里担任理事，原因便在于此。

其实，对于文学，我们是一窍不通的。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说文学是民族灵魂的塑造者。许多活动，譬如开研讨会、办工作坊等等，简直就没有我们置喙的时候。因此，连带那些事前的筹备以及事后的收拾工作，向来也都由那几个领导人包办了。尤其是秘书钟奎，常常都见到他一边抹汗，一边整理着那堆集如山的书籍与文件。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这种精神要到那里去找哟！研究会的会长已经更换了十位，而秘书一职却一直是他在担任。

但人的耐性到底有个限度。那天，当我们的领袖以他那一贯的作风，施施然地发挥他的党性时，老秘书钟奎受不了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责，你应该辞职向大家谢罪！”我们的领袖终于做出了我所预料的

结论。

“砰！”老秘书把文件夹摔在面前的桌上：“好！我辞职，你来做吧！”

他随即推开椅子，转身走出会议室。

在今天的理事会议程中，就有“讨论秘书呈辞事”以及“推举递补人选”这样的两条提案。没想到，他真的辞职；我们的领袖不知说了多少次要辞党职，可是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应该挽留他吗？”我不禁想：“不，我怎可以和领袖唱对台戏！”

“我建议挽留。”在他们的阵营中，终于有人发出了呼声。

“没用的，他去意坚决。”方脸上从来不见笑意的会长摆了摆手：“我已经尝试过了。”

一阵寂静之后，突然有人提议：“那么，就由史攸奋先生接替吧。”

“也好，这一来，我们不也是当权的一分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然而，还来不及高兴，我们的领袖却拒绝了。

“不不不，我那里有时间兼顾这些事情！”甫一闭嘴，他似乎又觉得这说法有点那个，既然没有时间，又何必争理事做。只见他顿了一顿，继而嗫嚅道：“再说，研究会要做的事，都不是我熟悉的……”

“不论什么事，没有人生来就会做的。不懂得就问就学，何况还有一个副秘书长可以协助。”会长不以为然。

“史先生说的也是，不如让副手坐正，那不是一切驾轻就熟么！”有人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样也好，大家有什么意见？”会长颌首道。

“好啦，就这样吧。”即刻有人附和，不过接着又提醒道：“但

是副座的空缺，也得有人填补呀。”

“就由史先生填补好了。跟着正秘书慢慢学，将来就可以独当一面。”会长从外表上看来土头土脑的，但此刻的说辞，却教人难以推托。

“不是我不做，我实在是……”我们的领袖史攸奋慌张地站了起来，两片铅黑色的薄唇颤抖着。

“怎么？光说不做，一点责任都不想担负？”会长此刻的脸色显得更灰暗了。“啊，你快别再推辞了。否则，情况就更尴尬了。”我的心不禁呐喊起来。





“我是走着进来的！”当那人向我说这句话时，我就望着他的脚。他的那双脚，确实与众不同。脚板阔大，脚趾粗壮，脚上黏着泥土、草籽。我相信了他的话。



“我走着进来的时候……”我从他的话中，也看到了一片崇山野岭的景象。山很高。山上长满大树，葱葱郁郁，覆盖着整片大地。一条河，破山而出。山里有野兽。野猪成群。偶而还可以看到老虎吃剩的残骸。树上荡着猴子，从一棵跃过另一棵树，见到人时露牙眦齿，显出凶相。还有老鹰在树上天空盘旋不去，像在等待着什么。

“我是走着进来的！……”我还从他的话中，看到有一群人，荷镰携斧，进入这座大山。他们进入这座大山以后，砍倒大树，清除荆棘，种下了他们所要种植的农作物。许多年后，大山上葱葱的森林大树都被砍倒。山坡上、种满了排列整齐的橡胶树，也有果树。低窪的地方则种有香蕉、芋头、番茨、水稻……等短期收成的农作物。

◇雨川

“那时开始有路了！”那人这样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

条蜿蜒的小路，从山外到山里来。那条路，是一条雏形的泥路。在路上走的只有牛车。巨大的牛车轮在路面上辗出了许多条深深的车辙，下雨的时候，就一片泥泞，寸步难行。於是，人们不断改道，改出一条最适合的道路。他们利用牛车，从山外运来粮食、日用品。也利用牛车，从山里运出树胶、香蕉及各种农产品。

“后来有汽车开进来了！”我想像第一辆汽车开进来这座山的情景，必定是十分艰辛的。为了让汽车可以顺利地开进来，人们就必须改建道路。他们在原有的路基上铺上石头，造了条柏油路，方便汽车出入。

“那时开始，我不必走路了！”那人说。我也好像看到他坐在车上，在山里出入。当然，在当时，乘坐汽车是很奢侈的事。能拥有汽车的人，非富即贵。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自己拥有一辆汽车。为了将在山中收成的农产品运到山外去，也为了要将粮食和日常用品运进山里来，汽车则是给他提供不少的方便。

“进出的汽车越来越多，有了罗里……”为了配合时代的进展，路面建得更宽更大更坚固。山下的市镇住了许多人，热闹起来。山里也是一片闹哄哄的，每天进出的人很多。

“那时光……”我看到一条宽敞的大路，有许多车辆在行走。我看到他站在山上，山坡上尽是他费了毕生精力培植起来的各种农作物：有橡胶、有果树、还有菜圃……

“我这一生……”他不说我也知道，他的这一生是在山中度过的。从莽莽丛林，到一片片的果园、流着雪白胶汁的橡树，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时光。在这段很长的时光里，他从一个单身汉到了儿女成群的老人，毕竟要耗去很多年很多年的岁月啊！。

此刻，那人还健壮得很呢！从他粗大、肌肉纠结的臂膀、宽阔的胸膛、棕黑的皮肤和那双脚板特大的脚，都说明他还有顶天立地的能力。

“只是……”只是什么？”孩

子们有了汽车，乘坐汽车出入，不常回来！”唔，原来他的儿女们都已长大，都向往都市的繁华，不再留恋物质生活贫乏的山林！

“我不会开车！但我还会走路！”他提起他的脚给我看。我看了他的脚，再望向那条在兴建中的高速公路。当这条有四条车道建成的公路后，我希望他的这双特大的脚还有立足之地呢……



语录

前途是辽远的，而且很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前面，就是路。

(有岛武郎)

绕过两个弯道，红色法拉利在阒静的郊区消逝。

绚烂的週五。自高吭骊歌以后，校园的生活，便围上句点。此刻，瑶风的心情，犹如秀香面庞上隐匿着的喜悦，在高空遊弋、荡漾。

茨场街的热情，乐天的诱惑，老悛了。然而年轻万万不可留白，需要充满色彩。毕业，将是以后为更多颜料的来源铺路。

瑶风和秀香，俏俊而姿美。欢乐的休止符，並不随黑幕的笼罩而奏起。今晚，他们与德康有约，将过一个通宵派对。

然而，她俩的炽热心情，却被临时的豪雨取消，淋息。

满怀歉意的德康，只得以留客为慰藉，望能获得大赦。豪华的阁子楼在眼帘之中盘旋。秀香承应了，不假思索。瑶风也欣然地答应。

男主人自然乐得开怀。一伙三人便在客厅中豪饮，酒与汽水，女孩子不沾酒，就来杯可乐吧！畅饮



◇掠影

至子夜，三人方歇。在周密的安排下，二女客於一小房，就卧。

由始至终，秀香就一直在兴奋。痛诉后母的毒辣言行后，她就开始咀嚼这一天里的欢乐，无穷地回味。奈何却已心疲力尽。摊开毛被，得走一趟‘1号’。坏习惯，改不了。修长的黑影，在刹那的开关房门之后，消失。

校园生活，最好。瑶凤覆读自己的处境，无奈地长叹。续父亲之后，她得当上第二大的家庭经济来源的街头。家需要支撑，需要温暖。年衰病危的老母，弟妹要钱上学堂，更有位低智的大哥。唉，老天……

秀香，竟也和我一样的命运。

秀香，挺伸起身子，瑶凤轻声地拉开房门，步入客厅里。二氧化碳在肚里打滚。今晚灌得好开心。时虽已入深夜，精神依旧奕然。

穿过漆黑的客厅，瑶凤把脚步迈向后院。扭转枢纽，木门缓缓地掀开。一道矇眊黄澄的月光，沿着裸露的空间，急窜入厅里。

后院，月光在大肆地撒娇。藉着和风的抚摸、挑逗，更显露妩媚万千。瑶凤仰望苍穹中的星月，继而平视伟满视野的丛林，感觉是一片心怡。

远处有声传来，一阵的尖叫，划破了凝滞的思维。瑶凤沿着那馥荡的音波，尝试去探索。她让目光驻留在一野丛林角，小片平地上。隐约地，有黑团的蠕动。是嘶声的来源吗？定下心神，她再仔细地察视。黑团已括分为二。一个较小的部份，逐渐离开，原地的另一团，朝着她的方向来！

瑶凤一阵心惊，肌肤内的竖毛竟然挺直起。她着神於黑团由小而大，再化为一个体系。竟是一个人影！心悸、恐惧又再次爬满心头。

“快跑，瑶……”嘶喊声二度响起。从迷惘中挣扎出，瑶凤的思维又开始流注，仿佛这声音，是非常熟悉的。

月光终於也认出了人形。德康。满头的乱发，汗珠洒满赤裸的上身，晶莹地闪耀着。德康。

“瑶风，是我，听我说……”
德康快捷的步伐，参夹着近乎凶狂的喊叫，趋向瑶风。

恐惧至极的心湖，再次泛起重重的涟漪。瑶风强撑着开始发酥的双腿，反着德康奔逃，直闯入墨黑压压的野林中。

月光在枝叶的围攻下，於树稍前停滞不进。林中一片漆黑，仿佛身处深渊之中。

瑶风陷入黑暗，只凭着双手的深索，挺前。双腿在奔跑，但却收敛了许多。高耸的乔木间，攀环着臃肿的野藤蔓；空旷处的礁岩，布满潮湿而滑脚的黑色苔鲜。

瑶风跌倒过，也摔跤过。她没有气馁。她要的是老天爷的宽宏大量。

枝桠上藏有鬼魅魍魉，呜呼地恐吓。迴了几荡，终究在瑶风一次的坚强压制下，从心坎消逝。

瑶风乏力地彳亍。摊开藤蔓的纠缠，跨过纵横的粗干。再一次的探出低丛，宽广的栢油大道，豁然

出现，老天有眼啊！

走在大道上，信心就一直沸腾。重见月光时，前途又显明。瑶风由疲惫中乾榨出一股兴奋；默默地支撑着双腿。

德康，姑爷仔，专对付少女。潜伏六年，我这么糊涂，竟也防不胜防。卑鄙！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何如此对我，为什么这样……

瑶风喃喃而语，神情凝滞，恍惚不定神。一旦情绪稍有提升，便连眼中的堤坝也告崩溃了。

前途，有闪耀的二盏明灯。是希望之灯？

一辆跑车缓缓地驶近。

红色跑车！红色跑车？

瑶风一个腿软，全身瘫痪。



新	书
介	绍

《请把爱情当一回事》

作者：陈强华

定价：RM8.00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马华文学路向》

作者：马夫之

定价：RM10.00

邮购处：Lim Guat See,
128, Tama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马华作家》第2期

定价：RM10.00

邮购处：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40-3,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稿 约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漫画还是戏剧；不论是原着，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来稿一经发表，稿酬从优。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订 阅 单

编号	本会用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第	期至第	中	
	第	期至第	英	

附启：每期马币三元，五期共十五元（包括邮费）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送寄：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本刊。
- * 如果您已经订阅，请继续介绍亲友，共同负起文学保温工作。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文学双月刊

第廿六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出版

编辑顾问：韦 晕
年 红

驼 铃
田 舟

朱晋韶
王枝木

主 编：岳 衡

编 委：一 介
郑可达

紫梦羚
郭绪益

良 木
崔 冰

校 对：许心伦

督 印：臻 杰

出版准证：KDN.PP6767/1/95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印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2547071 Fax: 2559812



阅读风气

风清扬画



超载风波

风清扬画

龙头与狮头的制作 ●

